

書

集

傳



禹貢

愚曰此書紀禹治水之功而獨以貢名指其所成言也

曰此書多句自為文尤顯於一字之用條理然亦○愚曰雖句自為文而條理相貫

夏書

史記禹治水有功舜禪有天下曰夏姓曰姁○孔氏曰此

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孔氏曰堯之

禹別列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州說見舜典○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九州其來久

矣洪水湮沒經界圯壞禹治水復分別之禹別九州非用私智

在天則有九立九野之法在地則有其後析為十一州至三代

復為九孫氏曰禹惟觀九州有動靜而無青梁井○張氏曰水源

皆出於山傳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由是而行也故隨山



潘川呂氏曰隨山一謂升高視下相水勢之出入而治○東陽馬氏

曰潘者治之使深得以通行也任者隨其力之所勝也新文

同任土者隨其土地之宜而為之種藝也○孫氏曰孟子曰夏曰

貢貢者夏后氏貢賦之摠名林氏曰書序文尚簡上既言作貢故

下不復言亦貢亦納仲應作諸微

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疆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

之入海水去而地利興即任土地之宜以作貢賦之法曰三

句讀諸一

禹貢凡二十八章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呂氏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某處用此治某處用彼治規

畫既定然後隨處各用其工此禹治水之大規模○朱氏曰

隨山之勢斬木通道相其便宜以治之唐孔氏曰於時平地為



○或曰荆木以除障蔽望山水之勢○張氏曰序又定其山之高  
言嶺山潘川言其終也此言嶺山荆木言其始也  
者川之大者為之綱紀然後理其卑且小者二者禹治水之  
要領故首述之

### 冀州

新安王氏曰九州之名其意不可詳考晉地有冀秦地有雍  
則冀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荆山則梁荆以山名州  
也流水省文作兗則兗以水名州也其不知者當缺之○孔  
氏曰冀州堯所都唐孔氏曰堯都平陽○○呂氏曰帝都不言

疆界觀餘州所至可知又以示天子無外之意然氏曰兗州言

東也豫州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渭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

河之西也河之東南河之北即冀州境也○詳見下○晉河章○新

安王氏曰九州封域最廣充至挾冀則今河東河北之地居天下

四分之一其後舜所以安為國并○愚曰冀州帝都故其地適處秦

州獨狹者以因名

山大川為限也○朱氏曰九州次序自帝都而左旋乃古史

記事之法非必以治水為先後

詳見或問



既載壺口治上聲。凡治物之治去聲。梁及岐

未氏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倣此載始有事也。

漢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王氏曰水逆行泛濫而亂故

治之也。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西。梁山

氏以爲雍之梁山則當爲秦望而去矣漢書地理志云梁山

五年梁山。明左氏載梁皆以爲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孤岐之

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經孤岐山。勝水所出。從至于汾。蓋梁

杞去絕遠通典不載治。曾氏曰呂不韋謂龍門未關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禹於壺口

之西關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海經穆天子傳維南子

傳志孟門而水經不載有壺口今在古縣縣壺口山在其西。南又西南

復有孟門山後世因二名各一山。不足准也。壺口治則河發壺口之

中山。復山壺口之於梁山之北關龍門之始事於梁山元曰口梁之

於梁山之北有龍門大禹於梁山元曰口梁之



大隱在朝門孟子蓋子思蓋門乃何之  
下口為何之蓋子思蓋門乃何之  
與民曰此最用之

聖王謂禹行其無事如繫龍  
北蘭伊咄咄得

無事哉繫其所難而  
行其所事也

避其難而就其日  
有始有終

既修太原平于江防  
水所也

曾氏曰然始不治  
水所也

孔氏曰岳大  
水所也

曰從太原至  
水所也

成功而言  
水所也

言也豈治有難  
水所也

單從南懷底績至平衡漳  
水所也

單從南懷底績至平衡漳  
水所也

單從南懷底績至平衡漳  
水所也

單從南懷底績至平衡漳  
水所也



孔氏曰：懷近河地名郡。漢志：河內曰懷。又曰：洛橫流、河注。

曰：衡漳。漢志：清漳出滎陽，經魏郡，入河。

東主則河於朱氏曰：從惡。

與。愚曰：地至底續而。

歛土惟白壤，賦惟上上。

張氏曰：自既訖。

復則地利興而時。

安。氏曰：白言其。

此。○杯。○

援。兵車之。

氏。

氏。

氏。



於其末為樂道則此時  
九等者人功有與於此

它等之時者歲有豐凶

則雖夏法亦未嘗不流也

若商周之全通於民也○孔氏曰

為第五朱氏曰九州之用以法象

也○朱氏曰田之高下賦宜稱其

有稠稀也異州田第五而賦第一者

此○東陽馬氏曰它州皆宜貢或又

諸侯之國獻其物於天子異州帝都于

貢孔氏曰畿內材木諸侯則林衡澤虞掌之○林氏曰

田後賦蓋賦出於田而已異先賦後田者主緩之也并與

里場園闢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盡出於田賦

恒衛既從文不密大陸既作



孔氏曰恒衛二水漢志恒水出常山而陽縣東入衛水○王氏曰

從順也順者水不逆行也○孔氏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大略在鉅野縣北朱氏曰它州田賦之下不叙山川此復叙者以此

水平在田賦既定之後呂氏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言其大

害小故徐公之也或謂禹當水土初平隨力制賦後而漸增此以

三貢賦後鍾人報地關愚曰凡言山名水名地名皆足要緊

工要士氏曰公家或言地名則以地言小國或言山名則

皮服

告孔氏曰魯海中山○蘇氏曰水害除於夏之東故復皮服

○孫氏曰見禹之功及夷狄也它州微此謂如後州微同

徐氏之類漢書禹疏導洪水往東注

石入于河

孔氏曰碣石海中山漢志古北平縣城縣東太行此山之右



入河○朱氏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於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美都自北而南之海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且明海道亦可至也新安王氏曰九州皆先據其也次言山川俗水之逆所難前山隔川也次言地田所謂任土也次言百官所請作良也而以入河節之通於焉

濟古文書作

河惟充

充州

濟河統見下文○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為兗州孔

氏曰據濟之距至也鄭漁仲曰禹貢所以為萬代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之

地理家成憲者以其以地命州而不以州命地也故濟水河

水之間則知其為兗荆山衡山之間則知其為荆山川萬代

不泯而州境亦隨之雖後世更改為不泯矣林氏曰兗州四見冬止也

西以兗州互見也○朱氏曰自冀而充由北而東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音沮七條會同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爾雅九河一

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

曰索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朱氏曰道河行得其道也後言

道者倣此也孔氏曰鄭氏云齊威樂力何為一以自漢今何開子○

孔氏曰雷夏澤名新安子氏曰雷夏則雷○朱氏曰水鍾曰澤

高孔氏曰洪水之時高亦水澤不為澤今平也水大止此乃為澤也

朱氏曰既澤向未為澤而今始為澤也既澤向已為澤而今始為澤也

○呂氏曰治水有兩端川流狀澮則轉相入以達于海所

以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損數百里之地因其勢

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陳氏曰川似其行而不可使之止

何則填之使行於壑○孔氏曰灘沮二水爾雅曰灘者同

也○新安王氏曰九水太今濮州有明備云即黃貝○王氏曰兩

相合謂之會合而為一謂之同



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丘○朱氏曰宜桑之土既可蠶矣呂氏曰典

虞世言得而蠶○新定平土氏曰虞志絲蠶人蠶故避水之民下高

丘而居平土林氏曰洪水襲山襄陵民避水於山者其意欲避水

地卑而少山民但升高丘避之其意比宅州尤甚

敬土黑墳林氏曰

林氏曰墳土膏腴起也

敬草惟繇音駁木惟條

馬氏曰繇抽也○呂氏曰條始長也兗州水害最甚草木至

是始抽始長與包禱不同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一草一

木亦欲得其性○愚曰此見禹之功及草木也宅州倣此氏

謂余徐憐憫言草木益東南多水卑濕草木不遂其性故○百夏氏謂

兗之桑土段廣陽之條繇既數言是故宜草木故獨有條木之實○

愚按二篇皆是草木之性惡下濕而利銜故三州思何繇江淮下見

洪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最非宜供水已平則為銜故草木不為



九宜所以獨  
言早木故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田中下第六○愚曰厥賦貞當缺疑詳見○朱氏曰

兗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法與它州同按禹治水

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

它州五年熟

厥貢漆音絲厥篚織文

朱氏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愚曰貢入於天子則各存於

賦國○孫氏曰先漆後絲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它州同○

朱氏曰篚竹器篚也織文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有貢又有

篚者貢有幣帛則盛以篚愚曰篚者篚也○呂氏曰九州之貢皆

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東陽馬氏曰周禮大宰以九貢辨

曰貢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器者器也四曰幣貢幣者幣也五曰材貢材者材也六曰貨貢貨者貨也七曰服貢服者服也



於海也。是也。八曰。海貢羽毛。是也。於如。旗之有旒。空下者。九曰。物貢。然。然。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充。雖至。寡。也。揚。至。多。然。各。因。地。所。有。無。輕。重。

浮于濟漯反達于河

孔氏曰。濟。漯。二水名。濟見下。又漢志。漯水出東郡。○愚曰。濟。舟。

於水之謂。浮。自水通水之謂。達。皆明以達河。

海岱惟青州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代。是為青州。唐孔氏曰。東北跨海至。

即遼東也。東。公孫。受。據。遼東。自魏。青州。刺史。兼。海。東。東。萊。諸。郡。東。時。青州。當。海。而。有。遼。東。也。

嶠夷既略

朱氏曰。嶠夷。即堯典。隅夷。蓋海濱之夷。○呂氏曰。略。經略也。

濰淄其道

孔氏曰。濰。淄。二水。漢志。濰水出琅邪。其於山北。至都。曰。濰。入海。○

愚曰。其者。預期之辭。此皆據始作書時言之。後倣此。○林氏。



曰此州雖近海而不受江河淮濟之下流雖海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音尺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林氏曰平土則白而墳海濱土則廣斥斥賦土可養為鹽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愚曰廣斥斥土廣也○孔氏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勅其反海物惟錯岱畎絲臬愚似反欽松怪石

孔氏曰絺細葛錯雜也海所產物非一種岱畎岱山之谷唐

氏曰合兩山之○唐孔氏曰臬麻也○新安王氏曰黑錫曰

○孔氏曰怪異好石似玉者岱谷出此五物夏氏曰怪石必足可備服用又禮樂

之器者非○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

貢也其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鳥檿絲

朱氏曰萊山之夷也夏氏曰國謂之萊子國漢謂之東萊○愚曰作謂耕作牧謂



芻牧夷人以畜牧為業見禹之功及走獸也○朱氏曰萊夷  
及揚之岳夷間於貢篚之間切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  
歟○唐孔氏曰歷山桑也歷絲食歷桑絲之絲中琴瑟絃惟  
歷絲出東萊以之為樂器朝臣常

浮于汶達于濟

林氏曰汶水名漢志汶水出泰山東南入濟○朱氏曰不言達河者因

於兗也揚州倣此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是惟徐州

淮沂魚依其又蒙羽其藝魚州大野既豬魚東京底平

孔氏曰淮沂二水唐孔氏曰淮自桐柏全山出東南入海藝種藝也

氏曰餘水以又治也蒙羽二山漢志蒙山在東海北藝種藝也

大野澤名漢志在兗州○曾氏曰水蓄而復流曰豬大野故不言既



唐孔氏曰東京即東平郡地。朱氏曰

水去而致平。曹氏曰海所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

砢土赤埴。中力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孔氏曰土黏反曰埴。夏氏曰土色赤其質雖黏而膏腴

墳起。孔氏曰漸進長也。呂氏曰包結實也。孔氏曰孔

氏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行雅翟徒歷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蠙珠暨魚爾雅厥篚玄纁自果高古者

夏氏曰土五色謂青黃赤白黑五種之土。孔氏曰王者封

五色土為社韓詩外傳曰天子之廟五土東方青建諸侯則各

割其方色土與之歸國立社禮記曰以此羽畎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名

黃取王者履四方禮記曰以此羽畎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名

曰周禮鄭玄入漢京注陽翟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



一曰崑山在秀州縣北山勢無上東顧山陽孤洞可動○林氏曰詩  
崑崙主矣于彼明陽則又向口為崑崙以加崑崙言其竹之管也  
尤良○朱氏曰泗濱泗水之濱也

曰泗濱之石其輕浮可為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而  
浮者為良今海濱亦有浮石○唐孔氏曰以地冠物所謂地  
有氣也曰夏曰孤曰浮所謂材有良也○朱氏曰淮夷淮上  
之夷也蠙是蚌之別名山珠故謂之蠙珠用為璣綽○孔氏曰  
暨及也○東陽馬氏曰淮有美魚今謂之淮白○鄭氏曰淮  
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林氏曰此水既平夷民獻此一物亦如詩  
言露彼淮東來獻其珠也○愚曰此言夷  
民被聖人之功藏方物  
以自效其美其致也○孔氏曰黑繒曰玄○鄭氏曰黑經白  
緯曰纁禮曰大祥素纁麻衣  
中月而澤纁而纁○孔氏曰白繒曰緇○曾氏曰玄  
纁繒凡三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愚曰達者非必盡是本水自相入意亦有海澮相通者焉



曰今鎮江官渡水之義皆引何注之傳誤者也詳見前

淮海惟揚州

林氏曰北距淮東南距海是為揚州

彭蠡音既既豬陽鳥攸居

孔氏曰彭蠡澤名詳見下文○夏氏曰即今陽鳥隨陽之鳥

鴻鴈之屬朱氏曰陽日也日之行夏至南冬至北○呂氏曰鴈北此為南北隨日九月而南正月而北

冬月聚於平沙今永平岸出而可居矣○唐孔氏曰見禹之

功及飛鳥也

三江既入

朱氏曰顏師古漢志注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下文有中

有北則有南可知既入入海也詳見前○愚曰諸家各指近震

澤諸江為三江蘇氏則指秣陵京口一江為三江皆據所見

之江言之經於道漢言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



入于海於導江言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禹時  
彭蠡之下有此二江分流入海明矣既有中江北江必有南  
江但不經見不可臆定且古有九河後世合為一古有榮澤  
後世堙為地安知彭蠡之下古有三江而後世或合為一手  
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搏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  
憑然則禹迹之不可考於後世者多矣學者惟以經說經庶  
不失大禹之舊凡捨聖經明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  
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之誦後世之地理則可以  
之論禹迹之舊則未可據也它當以是例之

### 震澤底定

孔氏曰震澤具太湖名

夏氏曰爾雅謂之具區○韋氏曰云又謂之五湖

○曾氏曰其水

泛溢震盪難定故謂之震澤至是始致定也

蘇氏曰水之未治

東湖有海及彭蠡

既指三江入海揚州地有可居  
之地而水之所歸者獨震澤也



年二ノ

新安王氏  
其十高下燥濕性同

兼山林言之也錫之金泥惟言其泥故  
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於泥土之上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曰上錯者錯在下上之上言間也第六也

厥真惟金三品瑶璚琨璚條璚蕋璚羽璚毛璚惟木

木之可用者也

真夷卉計貴天服歟簾織貝歟包棉袖由光天錫貢



唐孔氏曰丹草也。○朱氏曰以草織為服焦葛木綿之類。

唐孔氏詩疏曰貝水介虫有文彩織錦成文如貝。○孔氏曰

小曰摘大曰袖包裏而致錫命乃貢言不常民害物如漢唐為

物多為貝水介虫有文彩織錦成文如貝。○孔氏曰小曰摘大曰袖包裏而致錫命乃貢言不常民害物如漢唐為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愚曰循行水涯之謂公水之廣者夏如江海隅風聲多公字而

陳氏曰達淮泗或由江或由海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林氏曰北距荊山南及衡山之南是為荊州荊山一在荊州一在豫州。○曾

氏曰此荊山其南為荊州其北為豫州。○漢志荊山在南郡臨沮縣衡山在長沙湘南縣

漢朝直達宗于海

唐孔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朱氏曰江漢發

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



朝宗

夏氏曰江漢至此雖未入海而入海之勢已順則荆州乃免陸路之虞故朝宗手海言於此州

九江孔殷沱

沱河潛既道

鄭氏曰九江從山谿出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江耳

曹氏

江以南見水皆入江。東陽馬氏曰大江從西入海而別有九江在荆州之地者先漢注入于江其名字古今不同不足深議。

或問。孔氏曰孔甚也。殷中也。東陽馬氏曰其得水道。林氏

曰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

皆有此名其在荆州者荆之沱潛也其在梁州者梁之沱潛

也。道說見兖州

雲土夢作又

林氏曰雲夢勢有高卑雲之澤土見夢之澤則作又。愚曰

作謂工作入謂又治

左傳雲夢澤南之夢則雲夢外得方八百里甲於江南北今雲夢

薛氏曰雲夢澤南之夢則雲夢外得方八百里甲於江南北今雲夢

澤不一故以雲夢兼紆之



孔氏曰田猎八射第二

磐音南丹惟音乃輅音路枯音古三邦底真鍛名包匭音軌

髮  
草  
不  
斷  
龍  
玄  
燾  
王  
璣  
及  
不  
組  
相  
九  
江  
紉  
錫  
太  
金

唐孔氏曰楊州先薩華此州先羽毛各以善者為先

木似檉漆出日所孔氏曰榦也榦榦身榦榦身

其石不可勝名也此州所貢此而

中藏子方丹朱類。朱氏曰：籊籊竹名，枯木名。顏氏曰：

皆可以爲矣。○朱氏曰：二物雖荊州所產，然得名者惟三邦。

致貢其名品。孔氏曰：匭，匣也。新安王氏曰：菁，茂也。剪，

氏曰茅之有毛刺者謂之菁茅。林氏曰菁茅供祭祀維灌。

包而又匣之示敬也。孔氏曰：山州染



玄纁色美故貢之唐孔氏曰鄭注孝子記云染纁者入而成又

以陽州水宜此也說文曰璣珠不圓者○東陽馬氏曰組織

成纁帶之類○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中唐孔氏曰

八二○蘇氏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守其得不可以為常又不

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納錫而不言錫納重其

事黑曰錫貢命之使貢如錫敬庶民之錫上錫下之辭也

浮于江汭潛漢踰于洛至于南河

林氏曰浮于江汭潛漢四水也程氏曰貢不經由工礦而兼由

新安王氏曰踰越也四水不與洛通必陸行達洛以至南河

何在帝都之西者謂之西河在帝都之南者謂之南河在帝都之東者謂之東河自貢一河也洛說見下文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東陽馬氏曰此荆山北距河是為豫州

伊洛漦直然澗既入于河



孔氏曰四水流入河

愚曰下文當云於東北會于懷慶又東會于伊洛水之先後也下文體伊洛水之先後也

以洛水之先後也下文體伊洛水之先後也

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蓋此四水大小相類本豫州而言四

水皆入河則後之水主矣

互相補亦通

水所出洛水之先也

安諸家之論

即在一洛洛水之先也

小異耳

易或解之

有因山以名

同者有一地而數名者

者由古及今前後之紛紛何可勝道

諸聖惟以經為據則當辨之舊不以它儒以是雅之

曾氏曰滎自河溢波自洛出

皆以委更

氏豫州其川滎洛其最廣

至周始導為川

漢志河澤在濟陰定陶縣

孔氏曰孟豬澤

導河澤被孟豬



睢陽縣在河東北水流溢覆被之新安王氏曰河之北流而南者不常

也

歌土惟壤下土墳壚音廬歌田惟中上歌賦錯上中

孔氏曰土高者壤下土墳壚疏也田林氏曰不言田第四賦

第二〇朱氏曰錯在正賦上間出第一等也

歌貢漆臬締紵歌薛織縠錫貢磬錯

新安王氏曰臬麻締葛紵麻也。孔氏曰織縠細綿也。林氏曰

二物也。治玉石曰錯。新安王氏曰此治玉碧之錯不常用

故錫命乃貢林氏曰楊州縣地言已則與薛之文無涉故言錫貢在上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林氏曰東北至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是惟梁州。曾氏曰華山即

東吳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林氏曰河南至華陰東之柳氏曰



黑水幽陰若漆詳見下文

岷中音岷音既藝沱潛既道

愚曰岷山江源也岷家漢源也二山已種藝江漢之治可知

漢志岷山在蜀郡導江出焉○沱潛說見荊州

蔡蒙旅平

孔氏曰蔡蒙二山

漢志蒙山在蜀郡導江出焉○蔡山曰旅○

新安王氏曰水土既平而祭是為旅平所以報也

新王氏曰水土既平而祭是為旅平所以報也○

水土其所以告天役祈鴻休蒼景既者必不敢緩而旅祭獨

於梁雍言之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此諸州名山皆有祭

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蓋紀梁州之山終於蔡蒙紀雍州

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

刊旅摠之旅山則川可知祭山川則大於山川若可知然特



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民力後神功之靈歟

和夷底績

鄭氏曰和夷和上之夷人也曾氏曰自漢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歟土青黎駁曰惟下上歟賊下中二錯

朱氏曰黎黑青黎沃壤也張氏曰不言土質者以其不一也田第七賦第八問

出第七第六第九通為三

厥貢珍音鐵銀鏤音鏤反且祭音祭熊音熊反且狐狸力反織皮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者王氏曰剛鐵可鑄物。新安王氏曰熊

似豕罷似熊而黃狐類大而長尾狸則狐之小者或用四獸

之毛織以為罽鄭氏曰今毛織之類或言其皮故曰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西傾山名在雍州漢志云雍州西傾山桓水名蘇氏曰出漢上

曰沔漢書絕流橫渡曰亂。鄭氏曰雍州西傾有事於京



無經則不知其定所○孔氏曰岍岐荆三山在雍州至口至碣

石九山在冀州漢志岍在扶風郿縣岐荆在口至碣石

河水中新城在河東潞安縣上屋在河東巨縣太行在河內山陽縣恒山在平山曲陽縣林氏曰

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山襄陵故川舊為首漫滅

不可見欲施功無所錯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為水所

墊沒者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

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得而施

始决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經文曰導曰至曰過皆是指懷襄之積水而言也東陽馬氏

水大抵隨山以水勢亦隨山為曲折而已○王氏曰導山者通山之

間谷而納之川也○曰氏曰導山或以為隨山通通相其原委

或以為治山朱氏曰自導岍至敷淺原皆導山之事自此而

南氣勢脈絡可按今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為之紀於

二條中又分為四蘇氏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筋脈也



地脈鄭氏以為四列峴城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城家為次陽列  
眠山為正陽列至唐一行以為天下山河有乎兩界且紀所以限戎  
狄南紀所此北條之一其山來自雍州之北越西河而東為  
冀州諸山自冀州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海貫大河以北之  
境也。夏氏曰導峴岐旁之積水使下流至於荆山愚曰導山  
至者皆是用功題也後自飲此。吳氏然後逾河愚曰乃人逾非  
日峴山峴水出其西南初水出其西北然後逾河愚曰乃人逾非  
出於壺口之西關孟門於梁山之北關龍門而河出於梁與壺口之  
間則崩梁之與壺口本相屬因禹鑿之故二山為河所絕故至于荆  
山則曰逾于河以自壺口愚曰自壺口至大岳導之至于大岳底杜折城又至  
于王屋自太行折而北至于常山樂氏曰自岷至荆山逾河而  
自太行至太行愚曰太行至太行又折而東北至碣石愚曰太行至太行  
其勢而入海愚曰太行至太行。愚曰導山諸說不一禹隨山以治  
水故以導言山之有脈絡條列本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正  
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則隨山之脈絡以導水一實  
蓋並行不相悖而曰至曰過蓋合山水而通言之也然



漢書地理志之水深得禹治水之序然禹八年於外三歲其後歷山川豈止一次既導懷襄之水則因山以相導一源委在山之有間谷者導而納之川山旁之有小水者則從而治之皆其勢之宜然也要之無意無所不包合眾說而觀之則經之意見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或化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孔氏曰西傾朱圉鳥鼠三山雍之南山或曰西傾之東洲水出焉而入于雍之河其南

恒水出焉而入于洛之江愚曰太華即華山或曰在秦北華陰縣

為與東南為漢水北為雍西南為洛水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東

南在豫州界漢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外方在弘農高平縣一名嵩高山桐柏在陳陽平氏縣陪尾在江夏隆安縣

孔氏曰泗水經鳥鼠洛水經熊耳伊洛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朱氏曰

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而後條列所治山水於下方相備此北條之二其山來自雍州之南相首尾而東為太華之山

自華而東南為豫州諸山實大河以南之境晉氏曰明倫侯自雍州之山故



西嶺不言其文家於導嶺也岷嶺以目梁  
之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家於嶺家也

導嶺家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孔氏曰嶺家在梁州漢志荆山内方大别三山在荆州

漢志荆山在梁州漢志荆山内方大别三山在荆州

山來自梁州而東為荊州諸山實大江以北之境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孔氏曰岷山在梁州漢志衡山九江在荊州漢志敷淺原在

揚州漢志朱氏曰此南條之二其山來自梁州

東南為衡山過九江而接揚州實大江以南之境

漢志東自東連水入合濟河之流最急者得當其山之初自西而夾之

則未能遠流且注于下流之川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

所載大別之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陸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

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二山陳氏曰此山雖曰因而治聚水

所經岷山之  
列江水所經



平壤事... 不其地...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得之... 王... 呂氏曰... 河至... 不與水...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非古河也... 呂氏曰... 河至... 不與水...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九河以分其勢... 善治水者...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皆禹之地也... 所指者...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止代有河...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土之居水...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不巳固不可...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必先使其水...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為逆河...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或先分後合...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故叙中國之水...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蟠家導漾東流...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別南至于江東...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朱氏曰蟠家...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因以三澁...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孔氏曰泉始...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水匯迴也...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朱氏曰漢水... 禹將治河... 此以待水之... 漢河



流浸大故迴旋宛轉而鍾為彭蠡之澤是彭蠡者江漢匯合而為之非先有是澤也漢發源於西在大江之北故次於河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音禮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逆以反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朱氏曰分流為別○林氏曰此梁州之沱也○孔氏曰澧水名楚辭曰澧水東流東陵地名○唐孔氏曰逆邪行也○

朱氏曰岷山在梁州澧九江東陵在荊州匯在楊州匯即彭蠡澤承上文言之江自東陵而東逆還向北與漢水會而匯為彭蠡其經流自岷山出者滔滔東注號為中江以入海江在漢南故次於漢

導沱音滂水東流為潯入于河潯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朱氏曰沱在冀州漢志曰河東潯在兖州孔氏曰潯在滎陶丘在河



下缺四頁



在豫州敬即滎澤之漢志濟水出汶在青州○孔氏曰泉源為

沆流出為濟水至河內武德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並流數里溢而為滎澤自滎東出歷荷澤而東北與汶水合

又北折而東入海○朱氏曰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於江

曰漢入江而分為北江濟入河而滎為滎諸節亦求之焉夫漢之

入于江本無北江之南禹既導滎入江江與漢合其流遂大匯于彭

蠡則江之故道不足受之故滎為北江以入于海滎雖以東本無

河濟之道禹既導滎入河河與濟合其流亦大匯于陶自北以至入于海亦

道則必有其故道之遺故自滎而東出于陶自北以至入于海亦

所以分殺其勢而滎為北江也河濟雖矣非復滎水也此書為治

水而作故其所載如此使此書為此理而作則北江之流南入于海

不當屬於漢矣滎澤以東當屬於河不當屬於濟矣○詳見咸陽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朱氏曰桐柏在豫州泗沂在徐州○唐孔氏曰淮出胎簪山

東北過桐柏○愚曰淮自桐柏以上流小無所用導故導之

自桐柏始謂之自亦然○朱氏曰淮在濟南故次於濟

孔氏曰沂入于泗然後泗入于淮今兼言會于泗沂以治水入泗與去淮已近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南冷山然後過鳥鼠山○朱氏  
曰渭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為大於九州為小故後及之

詳見

導洛自熊耳東會于澗澠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洛與澗澠會于河南與伊會于洛陽至鞏之東入河  
○朱氏曰洛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詳

州

九州攸同四隩

反

既宅九山刊旅九川

待

源九澤既陂

反

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孔氏曰攸所也○愚曰九州所同同於治也下文所叙是也  
○吳氏曰許謹云隳水涯隈也四隩四海之隈○呂氏曰九



州之山刊除置壇場旅祭以告成○唐孔氏曰九州之川海

濂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決溢禮諸侯之見天

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漢書也言諸侯盡朝也○六府說見禹謨○孔氏

曰孔修其修治也○王氏曰衆土交相正底慎致謹其事也

○孔氏曰則猶準也三壤上中下田也準則其田以定中國

之賦法王氏曰上賦有及於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孫氏曰賦則二壤成賦中邦所以底謹財賦也上中下之三壤即

九等之田也上中下言其畧九等言其詳也○呂氏曰底謹者言其心則壤者言其法○愚曰禹貢書法簡

嚴上經每州惟舉一隅以反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

如宅土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於梁

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上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

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源陂總之上經雖各載達河

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

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也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正非特墳壤之別也財賦者民命所  
係一或輕取則民無以生聖人所深謹也故於此又提其綱  
言之觸類而推禹功之全可見矣

錫土姓祗台音德德先不距朕行下孟反

王氏曰言封建諸侯錫之上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林氏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建德謂建立有德之人爲諸侯昨之土所謂錫土命之氏所謂錫姓如吳封於南陽賜姓子後封於郕賜姓姬○陳氏曰有土有姓○孔氏曰台我也距違也○王

氏曰祗台德先者祗上之德先之也不距朕行從上所行行之也○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東陽馬氏曰水

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諸侯共治天下天子又祗已德以先之而天下無敢不從此皆禹功所致也  
施氏曰洪水之後平治諸侯

故德雖出於上而使

五百里甸

田遠

服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鉶

珍栗

三百里納秸



反八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愚曰五服之制所以疆理內外以為京師諸夏夷狄之別○  
張氏曰服者服其事也內而甸侯衛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  
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朱氏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  
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  
事故謂之甸服○夏氏曰五百里甸服者規方千里為王畿  
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是為甸服唐氏曰周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之名  
雖出於夫井然所以止名天子之田必用甸法也○朱氏曰百里  
二百里亦以四面各言之百里者去王城之一百里二百里  
者第二百里三四五皆然未棄全曰總唐氏曰以供諸國為  
有木山然足也刈禾穗曰銍以唐氏曰銍鉏也唐氏曰周禮掌其事  
結服者服結役也唐氏曰此獨言服明上○呂氏曰粟穀也  
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  
賦粟米不言穀上言也○朱氏曰自總



至米皆公田之稅。○唐孔氏曰其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  
麓耳。○朱氏曰近麓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  
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事各不  
同亦舉凡例互相見。孔氏曰言甸服之屬者內○愚曰禹之甸  
法達於天下詩曰奕奕樂樂惟禹之而少而王畿特以甸名  
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  
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  
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蓋務農重穀率天下以歸  
本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夏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是為侯服朱氏曰四而各五百里餘服同○孔氏曰

侯斥侯也唐孔氏曰斥謂侯之侯斥侯也○王氏曰以始有諸侯故謂之侯

服○夏氏曰內之第一百里為采采者卿大夫食邑之地也



王制千里之外曰采。周禮六卿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為六甸。有采有甸。○  
為大夫之采。小都為卿之采。也。王子弟所食邑。則比自甸。畿內也。○  
朱氏曰。第二之百里為男爵之國。王者事。○  
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也。○  
朱氏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並例。不  
可拘也。○  
王氏曰。於此乃建諸侯之邦。○  
索至曰。大國遠則重足以有鎮。而蕃屏王室。建侯非特三百里。以對男邦言之。  
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  
或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伯在其間。○  
遇曰。成周建侯。國使小大相維。與此制  
不。○  
朱氏曰。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三山王氏曰。先王疆理天下。九謹於華夷之辨。王畿之外既  
建侯國。以為王室之輔。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設  
為綏服。以為內外之別。○  
愚曰。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  
揆度也。文教以文德教化也。內之三百里。接於中國。故以文



教為之準也奮振起也武衛以武事後護也外之二百里接  
於夷蠻故奮厲武衛也或曰內二百里非無文教蓋以文教為上  
氏曰猶今之邊徼尚武事而畧文教也○漢曰武以衛言蓋保諸邦  
國而已非故廣兵馬遠也太平之世武事少而文教貴於奮厲以修武  
衛與後世待小夷而銷兵者異矣○曰氏曰表裏無常故二百里常  
存其武以備中國以二百里之武備而能解數百里之憂蓋因其  
所居使之守其地也若蓋則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古  
意萬里成邊境皆置兵守之無事將已備然至有事則望風換散故  
備兵萬里○林氏曰漢魏使夷狄○附入吾中國障塞之地故至西  
晉有割端石勒之變石晉以隔羅龍一道得契丹州故至宋祗有耶律德  
光之憂後服二百里喬武衛以嚴○新安王氏曰有文教以訓迪  
夷夏之限實萬世不可易之法也  
其蓋有武衛以捍禦其夷民斯安矣所以為緩服也

五百里要反 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為之要約而已愚曰蔡州也○陳氏  
曰然其夷之為言易也言無中國之禮法易而已蔡放也

放罪人於此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

五百里素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王氏曰荒不治也又非若要也呂氏曰要服已曰居夷狄然猶

荒則甚遠而不治○愚曰荒服雖不變為言慢則其於夷矣○

蘇氏曰流謂罪大者流於此國者也○林氏曰禮記言東夷西

戎南夷北狄相對而言則有四夷東一西一南一北○

如經言亦東夷率服是也○東服三百里言夷流服三百里言蠻謂自

此乃蠻夷之也然則外之一百里外夷蠻也而謂之蔡夷流者以其

地大遠中國有要服罪大而不治者則流之於此也○陳氏曰

蔡夷於南○蔡夷初是也○南夷以蔡知流其工是也○蘇氏曰夷狄

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或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故以不

治治之治之以不治治之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新安王氏曰甸侯綏服

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蠻則中國之地方廣不過二千里聖人務廣

其德不務廣其地者欲之○東陽馬氏曰堯舜有聖德天下所共

法不治夷狄亦此意也○

向慕故疆界廣闊而五服至五千里之遠

今自山東至長安陝西不滿二二千里自

廣南江浙北至燕山亦只四千里以上里經曰太行陽石入于河西

故于流沙夫陽石流沙人迹所罕至而當時之聲教實賡賡及之則

其五千里之遠可知○朱氏曰地里有以田制者有以路制者田制

如井方一里天子田方千里公伯田方百里之數皆民田積實之數

而山澤塗巷不與焉路制如二十五家為里所行二十里古行五十

里一頓蓋包山澤塗巷而言五服之制計道塗以定制實自王城以

不至荒服自五百里以至二

千五百里蓋以俗言也然聖人之治詳內而略外觀向侯綏



要荒之名可見蓋治近者法度宜詳彼遠者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五政七賦所不及不可詳法度以治之也許為之法而彼不從則吾之制之也勞矣故不若略其法觀至於五千足以見其德化之遠觀要服荒服足以見其法度之善素氏曰其勢不能及又故推詳於治內內治修舉遠人自格乃所以治外也後世罪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內禁而遠夷然不服則知先王之無遠矣○周官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或曰禹貢并王畿為五服周官職方氏并王畿為九服而里數不同蓋禹貢言其面每服每面各五百里則其面才二百五十里而王畿至五百里也周官言其方方五百里則其面才二千五百里也蓋至五百里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相離五千五百里蓋至禹貢但五百里耳蓋以甸服為一畿其外侯服則其別有三畿服要服荒服則其別各有二焉於王畿之外諸服其別蓋亦有九焉周之九服亦因於古但謂貢與制度至周加詳耳○傳氏曰周官王畿則禹之甸服



其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其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蓋若綏服之舊武衛也禹之衛去甸服八百里周之衛去王畿凡千里周公服夷狄而遠之於甸之衛凡二百里其采服夷狄即禹之綏服其綏服即禹之侯服○林氏曰甸服以治田侯服以建城衛服以備不虞而采服以實外如是所以為善周官王畿之外以侯甸男采衛在侯之外采又有男之外則周之九服或指是名以為遠近之別其間實不能與之相稱統者多引漢志謂漢境土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二千六百六十八里亦疑周九服當為萬里不知漢山川不與禹貢分域而里數倍加者古今尺步不同耳後之王制可見

東漸子兼

于海西被皮寄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反

于四海

所寄于四海

愚曰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孔氏曰暨及也○薛氏曰聲教風聲教化也振於此而彼聞焉故謂之聲軌於上而下效焉故謂之教○孔氏曰訖盡也○林氏曰青徐抵東海故言東漸于海雍州弱水既西而弱水入流沙故言西被流沙揚州抵南海冀州抵碣石至北海故言朔南暨聲教而終以訖于四海蓋聲教盡加四海也朔南不言所至下文見之也漸被暨皆言聲教所加特變文耳非有淺深也但言流



○愚曰堯舜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  
化則極于四海無內外之限也其氏曰以王制考之堯舜與州  
西河千里此甸內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  
沙千里此千里建侯服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為要荒綏台之  
所載以北考之與之北距常山已遠於邊陲其間何以各侯綏之  
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  
荒又在九州之內南太屬而北太屬其必有不乘除相補於其間而未  
足以知之○愚曰禹貢不言北境意其必不止於常山按漢中山定  
襄縣門代郡等皆在常山之北長城之南舜分冀北為幽并則北境  
當其遠王制漢唐所作必無虛傳○蔡氏曰古今土地盛衰不同舜  
時冀北恐未必荒落如閩浙今富庶為上國古則變夷戎自禹敷土而下奠舉治水規模言  
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  
之自導岍及岐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川言之自  
九州攸同而下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由  
內及外言之自東漸于海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經緯錯綜  
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朱氏曰錫猶師錫帝曰之錫下錫上也元圭其誓與之黑

者以是貴圭其○王氏曰禹納元圭於舜以告成功功之終自

生民以來功之終自禹而無亡語蓋以爲

甘誓

夏書

呂氏曰觀書當知世變不同堯舜禹相承混然無間至啓繼

禹則異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孔氏曰啓禹子嗣禹爲天子孟子禹爲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

歸益而啓啓曰○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漢志扶風郿縣古之史記

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馬氏曰甘有扈郊地○誓說見

禹謨○愚曰王者有征無戰今序啓有扈體若敵國美其傷世變

之辭也春秋君臣之分不明故聖人嚴其辭以正其分啓承



三聖純懿之後故聖人志其實以傷其變彼一時此一時也

甘誓凡四章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愚曰此史述作誓之由○孔氏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氏

○李氏曰此六卿非魯卒至司空之六卿即周禮卿大夫每卿一

人也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平居則各掌其卿之政令屬於六司

徒出征則率其卿之乃二千五百人而為之將屬於大司馬所制軍

將皆命卿此知也○三山陳氏曰古者文武一道其將皆公卿其

卒皆農民無事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有事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上下

皆有禮義至漢猶有遺焉後世文武既分知兵者

少將非士大夫故多跋扈卒非農民故多殺掠

六卿將誓也○林氏曰古者四方有變專責方伯方伯不能

討然後天子親征今啓親提六軍造其城下大戰有苞之強

惡可知○愚曰非啓賢能繼禹之道有苞豈易乎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苞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勦反○絕其命今予其恭行天之罰



愚曰嗟發語憫歎之辭唐孔氏曰愚其○無垢張氏曰六事即

六卿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變卿稱事人則六卿所統之衆

張氏曰凡有事於六卿皆六事之人○蔡氏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五

行說見洪範○愚曰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人

稟五行之秀以生而為仁義禮智信之德所謂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也五行分行於四時各有其德春盛德在木夏

盛德在火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土分旺於四季王所取

法以為治所謂撫于五辰也天地所以成造化人物所以生

王者所以為治無一不本於五行而有虐威侮之凡皆五常

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以害民暴物皆厥侮五行也○孔氏

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呂氏曰天地人之正理一

人之正理皆合於自然矣○新文王氏曰人道之正即天地之正也故夫

子論孝子孝弟皆謂得時言天之德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它不可以類推

故人道之失也父也君也其尊即天之經也子也臣也其卑即地之義也



截也。○王氏曰：若是者，自絕于天，故天罰絕其命。○愚曰：天即理也。理之所當絕，即天絕之也。予惟恭行天罰，蓋惟辟奉天而不可違也。林氏曰：經言誓師之辭，無不以行天罰為言。蓋苟非行天罰而用兵，則是志於殺人而已，其可乎？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林氏曰：古以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甲士一左一右而御者執轡居于中。○孔氏曰：左車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方主執戈矛。愚曰：言左方則戈亦在左，右方則矛亦在右。此言凡左車甲士七所主者，皆在左，右車甲士七所主者，皆在右。中則御者居于左方也。○蘇氏曰：王良謂範我馳驅，此御之正也；為之詭遇，此御其馬之正也。○愚曰：恭者敬而奉之之謂。○無圻，張氏曰：我既恭行天罰，汝等亦當恭天之命。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此恭天命也。唐孔氏曰：我既恭行天罰，汝等亦當恭天之命。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此恭天命也。○呂氏曰：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法。在師為律，師而非律則不



可以為師吳起用兵有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起斬之先奔非  
無功以其失律故也馬曰左不攻于左而攻于右不攻于右而攻  
于左御不以正而以亂縱使有功猶為不恭命  
王者節制之師非後世募勇之比較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率奴戮汝

無垢張氏曰用命謂恭命不用命謂不恭命。社說見太甲

上。孔氏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與社主行有功則

賞於祖主前不用命則戮於社主前示不敢專張氏曰社主廟左廟  
右社祖人道也

禹湯社也道也禹湯賞陽也故于社戮陰也故于社名從其類。  
唐孔氏曰大功大業則在軍賞罰其德叙諸然乃至大相類耳。

王氏曰出師載廟社主行示民以用命也上用命則民用命

此所謂以躬率之也。孔氏曰擊子也非但止汝身擊其子

戮言耻果也馬曰戮不獨是殺亦有不殺之戮如戮謂所弄女子  
所戮是也。孔氏曰古者父子兄弟共其刑及賂賂

德重時故臨陣中成加罪以行法。亦嘉鄭氏曰征南之誓  
不及前國甘誓甫與擊擊有不足之意厲夏之誓也

五子之歌

夏書



呂氏曰五子之歌國命中廢與甘誓氣象又不同矣。無垢  
張氏曰禹之功大矣啓方即位有扈不服至用大兵太康繼  
啓一出游畋便至失國是知天下之難保雖大禹之功不能  
蓋也爲人君者其可少肆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氏曰太康啓子。爾雅曰昆兄也。孔氏曰五人皆啓子  
夏氏曰下言爾雅五人則五人皆太康弟也。唐孔氏曰五人皆啓子此五人自有長幼故敘昆弟言須于洛汭兄弟五人須待也。

汭說見堯典

五子之歌凡六章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洛之表十句弗友

唐孔氏曰此下史序作歌之由。新安王氏曰尸主也而有  
不爲之意張氏曰祭服之有尸不言不爲其位而已故身是神而



王石渠奏安政象  
年故言天子

○愚曰逸豫縱于安樂之謂人主行如桀

至滅德謂逸豫滅德何哉蓋敬者德之本人惟戒謹然後可

以立德心一流於逸豫則頽荒昏潰萬惡生焉漢元成唐元

懿非大無道而害于身凶于國以逸豫滅德故也

之理以其若淫而不反雖謂之戒可也反則一念生聖何戒之有○黎民說見堯典○蘇氏曰貳

也○愚曰然者人心同然之理吾德既滅則民心皆離○孔

氏曰盤樂也或曰盤○蘇氏曰從流上下而忘返謂之遊○

愚曰無度無節也○呂氏曰民有怨有不然猶未至威貳威

貳則怨積而熟矣太康於此正當儆省前非乃反盤游無度

○孔氏曰畋田獵也洛表洛水之南○蘇氏曰夏都河北而

畋于洛南言去國之遠○旬說見禹謨

有窮后羿五計反因民弗忍距于河

蘇氏曰有窮國名羿其君也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忍堪也



○新安王氏曰距以兵阻之也○孔氏曰羿距太康于河不  
得入國遂廢之○呂氏曰大姒何世無之但在我之勢固則  
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則彼乘之矣此羿所以因民弗堪而  
距之也三山陳氏曰羿能因民不忍奪之於一時而終不能禁民  
心之思舊所以必康一成之用一旅之衆卒以祀夏不失

舊詩○詳  
見或問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如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

孔氏曰御侍也○孫氏曰僕者望而不去也前言須待而不  
進也○愚曰然猶舜怨慕之然太康既為羿所距不得反國  
故五子侍御其母從而求太康之所在待于洛北而太康卒  
不得反故五子咸怨述祖戒以為歌王氏曰小弁之怨親親也  
也五子之怨與小弁同○唐孔氏曰五子本述祖戒作歌因及時事  
故總以禹戒言之○林氏曰詩最之辭一八作則自為一篇今乃五  
人共為一篇蓋其意之時其然如此也○鄭作歌其義未備畢陶乃真  
而足之五子之怨并後互相發明其義乃備二歌雖載於書實詩之



源○呂氏曰此歌當以詩體看不當以書體看關舜之歌則  
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亦多雅辭○愚曰五章俯仰節奏然而

不怒真溫柔篤厚可以死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林氏曰皇尊而大之之辭○孔氏曰皇祖禹也○愚曰儆而

止之之謂戒順而導之之謂訓○蘇氏曰民可近言可親而

不可疎也不可下言可貴而不可賤也○愚曰民所以可近

而不可下者蓋民為國本故也本固則國安矣呂氏曰此兩句乃古此與王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然豈在明不見是圖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許以素息各之馭暗六馬為人上者奈何

不敬

愚曰一猶悉也我視天下之愚夫愚婦悉能勝我焉可多矣



而致人怨乎一人之失而至再至三民怨之蓄必深豈在於  
怨之明著而後可畏哉而待其明著已無及矣當於未見之  
時亟圖之可也呂氏曰明怨易見暗怨難見怨之均力敵之人有怨  
者莫如曰深無所自發一發則不可救古人所  
以多費博覽以通下情者蓋欲圖於不見也○孔氏曰十萬曰億  
十億曰兆慄危懼貌朽腐也○馭與御同說見馬護○林氏  
曰古車皆四馬兩服兩駟天子之車盛則駕六蓋服駟之旁  
又加兩駟常則駕四馬在車中為服在車○三山陳氏曰此章  
謂國以民為本而安民以敬為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  
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反音峻字  
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二愚曰此承上章不敬之意而言○薛氏曰訓亦禹之訓也林氏  
曰承上皇祖○孔氏曰作為也色女色○愚曰禽田獵取禽獸  
故但言訓



○孔氏曰迷亂曰荒○愚曰飲酒而甘之之謂酣食物而好之之謂嗜言無厭也○孔氏曰峻高大彫刻畫○呂氏曰凡事皆有則夫婦之正攝狩之事酒以養體樂以導和室宇之居垣墻之備皆不可廢至於荒迷甘嗜峻彫則踰其則矣一踰其則便有亡之理三山謂氏曰得其則者天理止踰其則者人欲也人欲熾而天理滅末有不亡○孔氏曰六者有其一必亡況兼有乎愚曰六者兼有乎○愚曰此二章意在言外見祖訓之當遵者反違之當戒者反蹈之其應果不誣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愚曰此承上章末或不亡之意而言陶唐堯也冀方冀州之

一方也摘詩言徐方○唐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

安邑皆在冀州○愚曰此章乃指言太康綱綱繩紀綱目以

喻法制之相統相聯綱者目上綱下所以舉其要道者君天下



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自秦以來即有此弊方非一日也今大康居其地失其道亂其法乃致於滅亡傷其不能繼歷代之業而亡其國也○左傳惟彼陶唐而下有帥彼天常一句破道作其行乃致滅亡作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陲厥緒漢書紀紀

愚曰此承上章失道亂紀綱而言明者君德之大本明明明之至也○唐孔氏曰我祖禹也張氏曰皇祖禹之○愚曰典則皆法也典者萬世之常經若周官之六典是也則者一時之成式若周官之八則是也典者其大則者其凡也○孔氏曰貽遺關通和平也○林氏曰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鈞石五權之最重者法度之制始於權權毀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生



生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權者法度之所自出也

舉鈞石則五權可知舉權則度量準繩皆可見石言關鈞言

和互交耳無垢張氏曰關見天下通同而無愚曰王府王國府

庫也石鈞之器王府亦有龍氏曰其言大禹以穀為權以金為

至禹而緒絲端可續也以喻國家之統緒明明以德言典則

以法言石鈞以器言本末備具其統緒可以垂萬世而太康

荒亂廢像之以覆其宗族絕其廟祀傷其不能繼乃祖之業

而亡其家也

其五曰嗚呼曷反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子

予心顏厚有忸反女大忸反女娼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愚曰嗚呼悲歎之辭○唐孔氏曰曷何也國已覆滅何所歸

乎仇怨疇誰也鬱陶憤結積聚之意顏厚愧形於色如面皮

厚然○有說見堯典○孔氏曰忸忸心慙○夏氏曰距太康



者惟羿若萬姓中有憐我者猶可依之以生今萬姓皆仇怨我我將誰依乎故悲懷憤結色愧心慙不能自己原其始則由弗能謹德盤于遊田遂至于此今雖欲悔安可追哉曰民歸咎太康也五子則曰子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蓋仁人之於兄弟尊卑一體親愛之至情也○愚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謹德德不咎太康而自咎自艾終之以不可追而已所觸怒而不怒也○王氏曰先王以敬民爲本惟不敬民故縱欲而喪志喪志則失道而失政此萬姓所以仇予也其言之序若出於一口曰民曰五子一章切一章非是數太康之惡其真情焉至自發爲此歌故其言無敬友愛如此○愚曰此章申前義而致悲傷之情也太康之失國病根在於不敬謹故五子之歌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胤征

夏書

義和酒面善

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王氏曰義和至夏合爲一官

呂氏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成  
周官六百七十出錄歷代官數多寡在仁



序新以下大夫為之馬田氏重日月星辰以中士為之其職各異  
其制之官合為一而或周分為二禮樂之官分為二而或合為一  
蓋唐虞時氏性重厚由其本而自合故掌夫時禮樂之官多而合官  
目其後後民俗益薄大時禮樂多而政以  
詔民故其官簡而它官則詳山與水同故也○唐孔氏曰酒樂其  
色酒然齊同流過也○愚曰樂時謂失分至之節亂日謂紊  
甲乙之序○孔氏曰胤國名胤國之君受主命往征之史序  
其事作胤征三山陳氏曰古人以天時為重以酒為威內典有酒  
禁征伐自天子出書既言胤后承王○愚曰此書即誓也篇首言  
命祖征故序皆文但言胤征也

胤后祖征因名胤征

胤征

元六章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  
后承王命祖征

愚曰胤侯蓋以諸侯入王朝為大司馬○新安王氏曰五旅  
為師五師為軍天子六軍然師訓眾故六軍亦稱六師曰







之言○愚曰天戒如三光雨暘寒暑變遷之類天所以示戒  
人君克謹謂恐懼修省也臣人臣也當憲常法也克有能  
守而不失也如理百度舉職業皆所以有常憲也若夫正其失之謂  
則若非克有能而無所修助其美之謂輔輔車輔也所以助車輻明明而又明也  
每歲孟春道始由人以木鐸有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王氏曰孟春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孔氏曰  
道人宣令之官○蔡氏曰木鐸金口木舌施政令時振以警  
衆○愚曰徇巡而示之也○孔氏曰官師衆官也○愚曰規  
運筵以爲圓者也小音也以喻規正之義○新安王氏曰百  
工執技藝之事以諫如匠慶因宮室之事於州鳩因鍾律之  
事暨和因療疾之事諫乃國政是也○愚曰君臣相與儆戒



可謂已盡猶慮其或弛故每歲之首使道人宣令欲其無時  
不謹徇于大路欲其無往不聞使官師更相規切以諫至百  
工亦皆執藝事以諫謂官師及百工皆諫其上也又慮不恭  
其職而不諫王氏曰諫則為不恭復制常刑以儆之常刑刑之  
有常而不變此皆所以謹天戒也後世從諫之君實諫者有之未聞有不諫而刑者蓋古史  
時諫者乃其常不諫者乃失職也後世反是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與先聖謨訓以正  
其罪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溺亂于酒畔官離次傲以六擾天紀選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鄭義和奏戮焉夫馳庶人走義和  
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愚曰德者人所固有惟是義和乃顛仆覆反其德○唐孔氏  
曰沒水謂之沈畔與叛同違也○新安王氏曰離去也○愚  
曰官言所居之職次言所合之位司言所主之事孫氏曰義和



林氏曰椒始也天紀卽洪範歲月日星辰曆

之五紀也。和世舉其職未嘗亂紀。今始亂之。○夏氏巨

○永嘉陳氏曰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孔氏曰

辰日月所會次之名謂是集合也房所次一舍不合則日食

可知

[illegible]

其於會之否則純止。惠氏曰：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

所舍之說以爲然乎星日月食甚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速  
即不言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甚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速

惟可與晉善不與秦以表比食且曰之所在惡行不易口封美以  
能奪目以見也。林氏曰近代善賢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過

鄭祝融之遊皆大房所調旁者皆所文之舍也

奏進也進其聲用日食佐社日

○材氏曰漢上材虎園不

嗇夫又有鄉嗇夫當是執役之賤職唐孔氏上庶人長庶



人之在官者謂胥徒也。○釋文曰車馬曰馳步走曰走。○孔

氏曰焉夫馳庶人走以供救日之百役也。呂氏曰救日之百役也。天子教日之百役也。天子教日之百役也。天子教日之百役也。

○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明氏曰春秋



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時者則止而與或先時或不及時則○唐孔氏  
統緯失而衆亂矣故皆無禁而上下文又以所禁之  
曰以用也○愚曰奉謹而承之之謂將持而行之之謂○呂  
氏曰古人行師皆是奉承王命王者又奉行天討上下不敢  
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用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安敢犯  
命乎

火炎崑崙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子廉厥渠魁殲脅  
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孔氏曰崑崙山也出玉山脊曰岡○孔氏曰天吏天王之吏  
殲滅渠大魁帥也○唐孔氏曰上既勉衆士勦力致討又恐  
兵威濫及故云火炎崑崙山之岡則玉石俱被焚燒猛火烈矣  
天吏行師或有過逸之德則又烈於火今但滅其首惡其被  
脅而從者皆無所治舊染汙穢之俗皆與之爲新一無所

問愚曰東晉書也皆言其自亂元惡  
義也故書從之也所以爲去者之師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瘳戒哉

愚曰上既戒以安殺又慮其姑息敗事復數而戒之林氏

曰此威非慘酷之威乃嚴毅之威也此愛非仁愛之愛乃姑

息之愛也○濟說見大誥○愚曰記曰祭祀主敬軍旅主威

故嚴毅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信能有濟苟以姑息勝嚴毅

信無成功趙氏曰王曰若親身持鎗手攘直前非此不足以克厥威也

兄威則主將不嚴三節不肅教之蓋當威而威乃所以為仁不

當愛而愛乃所以為不仁也三山陳氏曰威愛各其方不當用若

慈則奮厲而不沮戒則敬謹而不輕用兵之要無越此二

者蓋細結上文及前一章之意可以考其布名法度

此二小方者